

NI XAISHU 倪海曙編

LUSIN LUN
ZHUNGSHU
YANHUI WENZ
DE GAIGE



魯迅論語文改革

LUSIN LUN
IANJY WENZ
DE GAIGE

魯迅論語文改革

倪海曙編

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Лу Синь о реформ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и Хайшу

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9

魯迅論語文改革

編輯者 倪海曙

發行者 時代出版社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一

電報掛號：EPOCHPUBCO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4000冊)

內容

第一輯

論漢字難.....	5
論漢字必須改革.....	9
論漢字改良主義.....	12
論注音字母.....	13
論國語羅馬字.....	13
論拉丁化中國字.....	15
論世界語.....	17

第二輯

論古文的難讀難做和空洞含混.....	23
論文言和白話的優劣.....	29
論做白話文不必讀古文.....	33
論文章的口語化.....	37
論文章大衆化不是迎合大衆.....	38

論方言拉丁化	41
論普通話	44
論譯名	45
論文章的歐化	50
論翻譯和改進中國語文	52

第三輯

論白話文和羅馬字的反對派	59
論國粹	64
論古書	72
論讀經	74
論假國學家	79
論白話文的自殺派	83
論新復古派	90
論大眾語和拉丁化的反對派	105
論語文改革運動的做法	103
驕後記	110

內容

第一輯

論漢字難.....	5
論漢字必須改革.....	9
論漢字改良主義.....	12
論注音字母.....	13
論國語羅馬字.....	13
論拉丁化中國字.....	15
論世界語.....	17

第二輯

論古文的難讀難做和空洞含混.....	23
論文言和白話的優劣.....	29
論做白話文不必讀古文.....	33
論文章的口語化.....	37
論文章大衆化不是迎合大衆.....	38

論方言拉丁化	41
論普通話	44
論譯名	45
論文章的歐化	50
論翻譯和改進中國語文	52

第三輯

論白話文和羅馬字的反對派	59
論國粹	64
論古書	72
論讀經	74
論假國學家	79
論白話文的自殺派	83
論新復古派	90
論大眾語和拉丁化的反對派	105
論語文改革運動的做法	103
編後記	110

第一輯

論 漢 字 難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功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人却不懂得。

——三閒集：無聲的中國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砂。

——三閒集：無聲的中國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佈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繁難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

——三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輩的血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却不能藉此說話了。

——「外集：俄譯阿Q正傳及自傳」

民衆文藝雖說是民衆文藝，但到現在印行爲止，却沒有眞的民衆的作品，執筆的都是所謂「讀書人」，民衆不識字的多，怎會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樂，都帶到黃泉裏去了。

——「集外集拾遺：一個罪犯的自述」

倘此刻就要全部大衆化，只是空談。大多數的人不識字，目下通行的白話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字。

——「集外集拾遺：文藝的大衆化」

因爲文字的難，學校的少，我們作家裏面恐怕未必有村姑變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現在雖然有了識字運動，我也不相信能够由此選出作家來。

——「外集：文壇三戶」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吧，只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很便當的。但是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麼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就是只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上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

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只得來「象事」，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盤」，有吃有住，安盤了。但是要寫「寧可」的寧，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盤」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牠至少要畫二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麼一共有五樣。單單爲了「寶」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功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爲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松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個僵局的是「諺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棵草、一個瓜、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爲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却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

或「鑒」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了。

——且介亭雜文：門外交談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是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

——且介亭雜文：門外交談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却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年來功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樣可以使他特別尊嚴。

——且介亭雜文：門外交談

方塊兒的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不單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化費一二十年的功夫，終究不能學會的也多得很。

——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

但民間另有一種「智燈難字」或「日用雜字」，是一字一

樣，兩相對照，雖可看圖，主意却在幫助識字的東西，略加變通，便是現在的「看圖識字」。文字較多的是「經論像解」「二十四孝圖」等，都是藉圖畫以啟蒙，又因中國文字太難，只得用圖畫來濟文字之窮的產物。

——且介亭雜文：連環圖畫續談

論漢字必須改革

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

——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論大眾語

爲了這方塊的帶病的遺產，我們的最大多數人，已經幾千年做了文盲來殉難了，中國也到了這模樣。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我們却還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

——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爲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爲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花邊文學：漢字和拉丁化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却大概只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沒有文字。

——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却全靠大家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佈智力的結核：文言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

——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

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動大眾身上的一個農瘡，病菌都隱藏在這裏，假使不首先把它除去，結果只有自己死。

——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抑，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

大眾進步的漢字。譬如說，一個小孩子要寫一個生薑的「薑」字或一個「鸞」字到方格子裏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寫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化一年功夫，你想漢字麻煩不麻煩？

——與「救亡情報」訪員談話

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糊糊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麼他只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够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就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大的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於中國學生的偏僻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於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別字論開去

「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却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

——准風月談：再論重譯

論漢字改良主義

自從議論寫別字以至現在的提倡，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並沒有說什麼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麼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且介亭雜文：從別字說開去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是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反受着纏不清的障礙，至今沒有完。

——且介亭雜文：從別字說開去

「平民千字課」就帶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只能够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够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制，只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面去。

——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